

淮北淮南羽檄馳，
焚首立誓動王師，
徐東大戰告捷日，
却是宿縣陷匪時。

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兵團徐東潘塘鎮大捷，殲敵萬餘，而後方重鎮宿縣竟於當日陷匪，蚌埠亦復告急。
戰馬嘶空大雪飛，
師移蕭永陷重圍；
四甸鏖戰山河撼，
糧彈絕兮形勢非。

宿縣陷匪後戰局逆轉，奉命移師蕭永轉進。值大雪紛飛，匪連夜掘壕圍困，苦戰四甸，糧盡彈絕，官兵凍餒，死者纍纍。

未能揮劍破天驕，
剩有丹心報國朝，
張廟堂前灑碧血，
阿兄忠義日星昭。

泉兄奮戰至三十八年一月十日侵晨，在張廟堂原二百師陣地自戕殉國。

天茫茫兮風蕭蕭，
俠皖忠魂何處招！
寫罷哀吟隨火化，
可能追荐到層霄？

林琴南二三事

兆蓉

不收女弟子，

翻譯英法小說百餘種，

撰黃濬梁鴻志於門外！

在五四運動時期前後，爲了文言白話的問題，和蔡元培、胡適等展開劇烈筆戰之林琴南是舉國聞名，

衆所週知的。

清末，有某女士美而工詩，對林才華，傾倒備至，乃寄詩致愛慕之意，並表示願執弟子禮而師事之，繼復親製珍餌以遺，又把林的書畫，供於粧閣，朝夕欣賞。詎林作詩謝絕，句云：

「不留宿孽累兒孫，不向情田種愛根，綺語早除名士習，畫樓寧負美人恩！」。

從來名士每喜廣收女弟子，以表得意，而增門牆之光，如袁子才之滿門桃李，多屬閨秀，其尤著者也，林獨不然，是可異已！

按林名紓，係福建閩侯縣人，前清舉人，詩文畫，稱三絕，不識蟹行文字，然翻譯英法小說，達一百五十餘種之多；其翻譯工作，皆由友人口述，彼則振筆疾書，不加竄改，頃刻間即成章句，敏捷一如宿構焉，天才之高，誠非常人所能及也！其第一部翻譯馳名的小說爲「巴黎茶花女遺事」譯筆凄婉有致，讀者謂較原著尤佳妙！

林與同鄉人嚴復（又陵）辜鴻銘（湯生）同稱一時文壇之雄，世謂：「嚴是專辦入口貨的，把西洋學說介紹到中國來；辜是專辦出口貨的，把中國思想運輸到西洋去；林却是推廣國貨的，以古文筆法，從事譯著，爲其終身之職志」。

林別署「畏廬」，閩人黃濬（秋岳）梁鴻志（衆異）幼時皆曾受業於林，嗣兩人薄負文名，漸露頭角，便傲然自大，目空一切，以爲青勝於藍矣，乃視其

師爲無足尊重，於是黃自號曰：無「畏」；梁自號曰：非「盧」；狂妄之態，達於極點，林聞而痛絕之，曰：「彼小子背師忘本，將來不可測，非吾徒也，捫之門外可耳」。後來抗戰軍興，黃、梁果俱甘心暗聽日人之驅使，出賣祖國，卒至先後伏國法以終，蓋狂妄之徒，必落得如此下場，林固早已料之矣！

桐江憶舊

蔣山

浙江，古稱漸水，因爲它曲折如之字，所以又叫之江。上游有二支水源：北面一支源出安徽歙縣，叫做新安江，俗稱徽江；南面一支叫做蘭江；二支水在建德縣東南的東關地方匯合流至桐廬，叫做桐江。到富陽，叫富春江。到舊錢塘縣境，叫做錢塘江。

在公路與浙贛鐵路尚未興築以前，這條江是舊金衢、嚴、處、四府所屬各縣通達省會杭州的大動脈。那時，從蘭谿到杭州水程三百六十華里要走三天：第一天搭公司船到東關，第二天到桐廬，第三天乘小輪船到杭州南星橋。後來蘭谿到桐廬下水船縮短到一天，不過上水還是要兩天。民國十八、九年開始通滑艇，早晨自杭州動身，當天下午可以趕到蘭谿喫晚飯

。以上是一般交通情形，如果時間與經濟都寬裕的話，自然也可以專僱一隻帆船，順流而下，或溯江向上，自由自在的航行。

筆者幼年曾隨父親在桐廬就過一段時間。長大以後，又在杭州，上海讀書，每年寒暑假回鄉，這條江是必經之路，直到浙贛鐵路通車，方才捨水就陸。抗戰勝利復員的時候，由於浙贛路金抗段未通，又從水路走了一次。經過東關，桐廬，都會上岸觀光，除了桐廬碼頭上一座旅館被日機炸去屋頂以外，街道情形，好像與十多年前一般無二。

東關高踞桐江上游西岸，離建德縣城約五華里，沿江僅有一條很短的石砌街道。沒有裁厘以前，這裡設卡征稅，停船較多。五茄皮酒是東關的特產，旅客路過多少要買幾瓶。會喝酒的，一瓶五茄皮，一紮小豆腐干，正好消磨船上的無聊時間。

東關下去是烏石灘，水落時兩岸烏石纍纍，一眼望去，恍如成群的黑羊。這裡地勢傾斜，水流湍急，船隻上灘，無異過關。人手少的船，往往採取合作方式，集中人力，一隻一隻的連撐帶拉的弄上灘。有的在岸上拉棒，有的在船上撐篙，有的在水裡推船。船夫用力撐船的。吼聲，船底擦過沙石的沙沙聲，急流沖擊船頭的激盪聲，頭篙用術語通知掌舵的「缸灶面」，「桅面」的喊話聲，和義烏船夫間發生爭執衝口而出「娘借弄倒」的對罵聲，交織成混雜一片。